

陸

虞初誌

誰是儂夫

(黃言情)

曰：某東髮受書，嘗知大義，讀到朋友死，章未嘗不掩卷追慕先聖，爲親切，蓋梓里之親，非朋儕之泛，交也。二百金之助，爲故微者，僅足爲草草殯葬之用耳。女士毋斤，斤於報之一字，須知資助人之急，而欲人之報者，非豈誠心，蓋欲於鄉黨朋友耳。某豈爲是哉？連歸去，毋以某爲善人，幸甚。娟娟再拜，而起，則以相公命去，不得不去。

中猶呼芳心，有所不忘，始而日想暮思，既而忘餐廢寢，而病作矣。惟其病，亦爲夫所棄者，不過彼已年老，安於天命，故無如何怨言。娟娟之

所傳誦，豈無故乎？惟胡自發表人論，大倡人權運動，雖批逆鱗，而一無所忌，人權論文之所以爲國人所傳誦，豈無故乎？惟胡自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後，食黨飯者，羣起而攻之。胡之中公校長遂以去職聞。胡之行動，遂以被監視聞矣。然胡猶欲振臂一呼，喝醒多士，所爲文章，多寓諷言，其友輩多爲之危。日前胡又爲奉化詩壹首，意深言婉，寄以示友，友初欲刊發，繼恐開罪貴人，遂藏之，不以示人。日者有友自北地來，言及此事，吾不禁爲之搖首歎也。

鷄胎生雞

武清縣六區楊村車站南下朱莊，有王雲岫者，家中飼雌鷄，頭羽毛甚美，昨拾二日，下午四點四十分，

新齊諧

遇，特拋其業來舍視之，則見娟抱病床，第雖非一息懶懶，然而銷魂人比黃花瘦矣。曰：娟胡爲全於斯，勿替。令壽堂之死，比諸朋友，尤爲親切，蓋梓里之親，非朋儕之泛，交也。二百金之助，爲故微者，僅足爲草草殯葬之用耳。女士毋斤，斤於報之一字，須知資助人之急，而欲人之報者，非豈誠心，蓋欲於鄉黨朋友耳。某豈爲是哉？連歸去，毋以某爲善人，幸甚。娟娟再拜，而起，則以相公命去，不得不去。

中猶呼芳心，有所不忘，始而日想暮思，既而忘餐廢寢，而病作矣。惟其病，亦爲夫所棄者，不過彼已年老，安於天命，故無如何怨言。娟娟之

所傳誦，豈無故乎？惟胡自發表人論，大倡人權運動，雖批逆鱗，而一無所忌，人權論文之所以爲國人所傳誦，豈無故乎？惟胡自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後，食黨飯者，羣起而攻之。胡之中公校長遂以去職聞。胡之行動，遂以被監視聞矣。然胡猶欲振臂一呼，喝醒多士，所爲文章，多寓諷言，其友輩多爲之危。日前胡又爲奉化詩壹首，意深言婉，寄以示友，友初欲刊發，繼恐開罪貴人，遂藏之，不以示人。日者有友自北地來，言及此事，吾不禁爲之搖首歎也。

(洪)香港公報

是洪門新生命 洪人急宜促成之

該鷄行全堵前，振翅哀鳴，即臥在

地，上如出大便式，生一肉鷄，身

自黨權超出一切之說，倡國中學子

於食黨飯之一途，遂噤若

寒蟬，恭讀黨訓，一士誇謗，乃嘆

而起，則以相公命去，不得不去。

娟娟反母家，顧念相公，未度深印

芳心，有所不忘，始而日想暮思，既而忘餐廢寢，而病作矣。惟其病，

中猶呼

娟娟

反母家，顧念相公，未度深印

芳心，有所不忘，始而日想暮思，既而忘餐廢寢，而病作矣。惟其病，

中猶呼

娟娟